

卷之五 政治經濟學——第九編

臺灣遊記
臺灣日記
臺灣風物記
臺灣雜記

上海交通書局印行

臺灣

贈送

K295.8

Z681

177

767540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九輯

臺灣臺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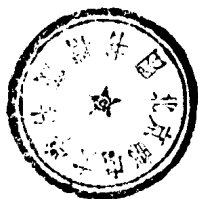
臺灣風

遊
遊日
雜行

記記記記

(合訂本)

宜基
石景
石漢
贈書

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

21113001119416

臺灣文獻叢刊第六種

臺
游
日
記
蔣
師
轍

無爲州蔣公祠碑

桐城陳澹然

皇帝光緒三十有二年，春，給事中吳煦奏言：「故安徽知無爲州上元蔣師轍惠政澤民，民用祠祀，請勅撫臣最厥蹟播之史官，令官司時歲祀，用彰以死殉民之烈」。詔下安徽巡撫誠勳、布政使馮煦斂實以陳。於是桐城部民陳澹然方至皖，聞而喜曰：「賢哉蔣公！得此可昭著萬世而無憾矣！」迺亟索其家，讀其書，著其學行才志大者，聲諸無爲公祠之碑。特本歐詒孫泰山例，大書其號曰「遜菴先生」，嚴而立之天下。

先生之志，其大者憂中國外患之深。言治者大率張皇補苴，莫或知其本。本之大莫如土地，而水輒陷之。故天下知水之害，而莫知其利。水利亡而衣食絀，訟盜淫慝釀爲人心風俗之憂，外患將不知所極。故所著江蘇水利海塘圖書，都六十一卷，與山東防海、治河諸策，類無不慎挾其綱維；下逮臨朐、鹿邑二縣志三十六卷，大之山川人物，細之風俗物產之微，類無不探其幽元而隱寓拳拳振被之義。其論臨朐風俗，敵者則謂士大夫當挽救無形。此豈操切拘墟所可窺其萬一者？卒乃飄泊一官，蹉跎吾皖，所治壽州、鳳陽、桐城，多者乃不及歲，今無爲則又七月而亡。然民無不痛哭悲哀，若喪父母。至乃一州數百里罷市三日，比戶張白燈、懸素縞；遠則位村社，麻衣布履入城奠哭致厥哀。川督劉公，且命家人張燈素縞。喪歸，白衣冠送者數萬人，聚哭於江浒，連橋百數十

里乃還；爭爲聯詞歌謠，刊巨帙，製墮淚碑，祠朱南宮側永其懷。蓋自國朝三百年，蜀人悲駱文忠外，未有如先生者！

自民教之爭，牧令袒教抑民，民憤益亂；故拳寇之起，戰爭乃震環球。亂定賠款日增，而牧令益棘。先生之履無爲也，民教訟作，則一斷以平，而達其詳於主教；主教敬其行，莫敢誰何。

初，辛丑賠款之興，皖且歲百萬，群議括諸民。先生方宰鳳陽，瘠甚，獨抗言帥府曰：「民苦凋瘵久已，取諸民曷若取諸官！」大吏寢其言，則怏怏累日。捐令下，擇市人殷謹者任之。法捐畝銀兩增緡錢二百，先生則哀農氓減其半，瑣而乖政體者自任之，捐集而民不擾。他牧令納民錢以銀納庫，先生則一任市價，絕纖私。大府歎之，檄爲行省法。

桐城舉人吳原淑曰：「先生之聽訟也，溫顏肅坐，任兩造極言，徐出片語抉其奧，黠者悚然；或狡甚，呼杖慴之，而俟其自返，不輕扑一人。或問之，歎曰：「彼皆鄰里，扑則終身大恥，訟鬪且無窮耳！」桐故健訟，遇塋地尤黠；先生必據契譜，辨昭穆爲圖，豁乃已。命盜則減胥從，絕冤累，纖悉必嚴。或聽斷久，苦飢，家人勸之食，則歎曰：「吾豈不愛身哉！一獄未清，退則胥役必索酒食資，訟師且因爲奸利，將益苦吾民耳！」桐紳怒請託不得，則謗之大府，謂恒屈富貴人。先生歎曰：「世飲泣莫訴者貧賤；且折

良儒以交富貴，吾忍出此哉！吾惟一以平耳」。故在壽、在桐皆扼於紳以去，小民流涕褐之。

在壽，蝗不入境。在鳳，蝗且作，獨率吏民步烈暑、穢冠服不休，鄰蝗而鳳不爲災。及至無爲，盛雨督民堤，徒行泥淖中不輟。雨極則手疏禱城隍，請以死代，天乃大和。故其病也，日危坐，喃喃審判狀，威霽若堂皇。暨至，則攬其手曰：「若幸教吾民，慎自愛；虐吾良儒，吾且不汝貸矣！」暨出歎曰：「公疾若此，獨哀苦吾民！」則相率手疏禱城隍，乞減年代死。既沒，或見實爲州城隍云。嗟乎！鬼神之說、蝗雨不災，皆新學家不道；然中西皆主上帝，既曰上帝，安能無神祇？苟有神祇，安能無感格摩耶？絕淫祀，社福田，豈謂聖賢豪傑之隕焉漸滅鬼神者？幹天地，質萬物，至誠所積，心卽鬼神；甯獨經傳反風體物之爲足據哉？

方先生之謝壽移鳳也，或請以瘠辭；則笑曰：「仕以行道，利則商賈所爲」。或以虧逋告；則笑曰：「吾飽憂患、惡衣食數十年，今所用不民則國，虧數明徒亂吾意耳！」卒不顧去。鳳方建壩捍淮，款紬，挹諸桐，無難色。至無爲，草漕費金逾萬。既沒，逋金萬而實不知。而吾所數爲不可幾及者，則尤在去桐逸重囚一事。故事：囚逸例奪官，官輒逆期稱公出，賂典吏以承。吏故金陵人，請自承脫其危。先生謝曰：「僞而苟祿，曷若誠以去官。吾實未出，而詭出以欺長官，是欺君上也。吾生無欺人語，老乃墜此節

哉」？卒以實達長官。越日，竟得囚，無恙。

故嘗綜其大節，實始臨朐左右病父，凡六年不忍一違其側。精誠既結，學養既深，而又奔走飢寒，飽更憂患，故能守經達權，剛柔允協。嗚呼！此殆古託孤寄命者歟！獨奈何始困風塵，終沈科舉，至乃降心鬱志，舍其身以求當吾民，而卒佗僚死？上者見吾民哀痛慘切，然後震而奇之，而卒莫肯發其書一窺其蘊抱！吾慕先生久，不獲見；羅運經曰：「先生偉軀幹，聲如巨鐘，動靜必禮；見邪慝則鬚眉怒張，而賢則親如子弟」；蓋乃昌黎所稱磊落天地者。惜哉！惜哉！

沒年五十有八。光緒三十年甲辰春三月二十四日，起上元縣拔貢生、中順天副榜、以知州終。

安徽無爲州知州蔣君墓誌銘（並序）

江甯鄧嘉緝

君諱師轍，字紹由。先世居溧陽，至高祖嘉樹始遷上元。考諱永齡，山東霑化縣知縣，有循績。霑化君居官廉，身後猶負官逋；君營養償責，南北奔馳，偃蹇不遇，而聲譽益廣。由同治癸酉選貢舉，光緒辛卯順天鄉試副榜，至戊戌始援例爲安徽知州，年逾五十矣。大吏夙諗君名，咸禮下之。二十五年，檄權壽州。又明年，移鳳陽。二十八年，調桐城。二十九年，眞授無爲州知州。在官未滿五年，四易其任。所至一切務除弊。於壽州，值拳匪闖畿輔，聯軍犯順，大吏檄辦民團以防亂。辦團必斂民財，而團丁多游手，遣散則無所歸。君以民情安堵，持不行；民免於擾，亦無後患。

於鳳陽，裁驛舍、圍牆、馬棚之費，儲款以備修葺；建棚以庠馬，自出私財，永禁灑派。和議賠款，各省攤派民捐；君擇市廛殷實者量力輸助，而傾囊以足之，民得不困。

於桐城，革車頭之弊。轅餉道桐，以手車挽送，歲七十餘次，立車頭任其役。車頭責諸民，浮濫無藝。君斥去車頭不用，使村保輪應，餉至懸牌遞送。竟歲，苛派悉絕，省費十七、八。

於無爲，民樸愿，號易治，官吏蹈藉而魚肉之；君至悉窒蠹孔，日勤聽斷；重門洞

開，訟入卽決；事無壅蔽，民樂歸訴；丞佐之庭闕如，斂手不得勒索。訟有拘集，差役賂闇者入已名而取盈於良懦，謂之買票。君視勤惰注牒，延宕詐索技無所施，隸皆咋舌自失。丁漕，吏胥主之，易其人則競進陋規，謂之簽點；賄入，而賣災民欠，不可究詰，徒蝕正供，下戶益滋浮費。君嚴杜苞苴，吏噤罔敢飾灾欠。是歲，奏銷如額。君斷獄罕留滯，民免羈候。每赴鄉，禁供張需索。遇命案，親率仵作按驗，鄰右證明卽遣去，它無株連；往往當場訊結，兩造不費錙銖。輿從簡約，寒暑風雨，雖凍餒不自恤；卒以此致疾不起。在無爲，凡七閱月。民爲巷哭、罷市、建祠、樹碑；喪歸，奠送至數百里。論者咸詫爲異。余謂無異也。夫人陷水火，拯而濟之，一引手之勞，固已出死入生矣；而拯者旋以顛隕，有不號泣而感慕者，豈情也哉？

君旣卒之明年，大吏徇民請，最君事蹟聞於朝，詔史館立傳。於是君勤民之績迺益著；而天下爭重循吏矣！

君有至性，篤於倫紀。霑化君晚患風痲，昏瞽或失常度；君匡救將順，未嘗忤其意，扶掖起動，晝夜在側，數年不歸內寢。兄幼瞻之喪，懼重親憂，外無戚容，而淚濡枕席。執友羅雨田亡，悼歎彌月。哭幼瞻、雨田之詩，語皆絕痛，至不可讀。君學涉多通，譔著凡十餘種，尤長於水利。君旣以循良稱，未足以是概君也。

余辱君知三十餘年。同試京師，聚處且半歲。君修臨朐縣志，約余分纂；館君齋八

月，深語多窮日夜。君每日：「士習骯髒，久叢詬病，吾輩立身，自具本末，至於任事，無間出處，皆宜樸實耐勞，庶幾內省不疚」。嗚呼！君可謂克踐其言已。

以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卒，年五十有八。子汝中，安徽候補通判，出爲兄幼瞻後。次汝正，舉人，法部主事。將以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君於南鄉太白二圖陽山之原，實來乞銘；余與君至愛也，離合久暫，必相念也，誼不得辭。然君豈以余文重哉？乃詳序其治績而銘之曰：勤民以死，民痛誰嗣；何促其期，而侈其惠。虎暴狼貪，赫胥隸；孰馴擾之，使無搏噬！湯火斯離，衽席可冀。我生甫樂，我君遽逝；萬夫難贖，四民永棄。哭送喪舟，聲滿江滋！祠愴迎神，碑傷墜淚！遺囑遄歸，佳城長閉。宰樹丸丸，式此良吏。

臺游日記卷一

上元蔣師轍

光緒十有八年，歲在元默執徐，二月甲寅朔，越六日己未，買舟赴津門，將杭海而南，應臺撫邵中丞（友濂）之聘也。中丞與余初不相識，忽介李景卿觀察（慶雲）詒書，延主章奏；虺隤之馬，感伯樂而思奮。觀察來書，敦迫者再，以春寒川渠仍久，至是始發。夕登舟，携豫甥偕。

七日晨，抵桑園，舟子以夜行也。地本名柘園鎮，一曰桑兒園，明正德間劉六、劉七駐兵於此，都御史馬仲錫招撫之，事見明史。或謂桑園以桑淵得名，引脩市桑社淵爲證。案脩市在今景州北二十里，方輿懸絕，未可混同也。是日微雪，逆風而前，順流如游，至安陵小泊。俗曰安連，蓋音之轉。安陵本漢縣。水經注：「大河故瀆北逕安陵縣西本修之安陵鄉」。地理風俗記曰：「修縣東四十里有安陵鄉，故縣也」。斯其是矣。夕泊連鎮。

八日，已刻始解維。夜雪盈尺，岸如飾瑤。南風微作，布帆可張。行三十里，至東光縣，古觀津地也。樂毅自燕降趙，封於觀津，號望諸君，卽此。以毅之才，功墮反間，竄迹異國，豈其本褻？曩過此有詩弔之曰：「天遣燕王有東海，樂生豈作望諸君」？昌

國有知，得無實涕？東光置縣自漢始，地理志渤海郡東光縣有胡蘇亭，郭璞爾雅注作東莞，邢昺疏當作光，胡蘇卽九河之一亭，蓋以河得名；此亦足爲胡蘇在東光縣境之塙證。日晡至泊頭，俗曰堡頭，亦譌。市廛殷闐，袤可二里許，竝河一大聚落也。雪止復作，離方雲色霽墨，夕不必姓。詢舟子晚泊何所，答云乘風夜行，不復繫纜矣。

九日，啓。枕上聞市聲，問奴子，知昨夜泊滄州州治，卽長蘆廢縣，亦名幞頭城，漢參戶城地，其西北屬青縣，州有其東南境。唐天祐三年，朱全忠攻劉守文於滄州，自白馬渡河至滄州，軍於長蘆，卽此。旗尾南指，風力復勁，舟行殊緩。四十里至興濟，宋縣也（大觀初置），今省入青縣，縣廢而名存。廛肆繇密，亦竝河巨鎮。方輿紀要謂「本宋范橋鎮」，非是。金史地理志：「清州統縣三：會川、興濟、靖海；鎮一，范橋，屬會川」。明塙可據。日晡，過馬廠，壁壘嚴固，夾河而峙。憶二年秋九日，與何善伯（延慶）、宋柳生（春陶）諸君聯襪登礮臺，參莫呼酒，意氣甚盛。時周武壯公（盛傳）方閱騎兵陣法，旗幟殊色，各視其馬，五花參列，駭目悅心。忽忽十有六年，武壯旣謝賓客，何、宋二君亦墓有宿草矣。鴻爪嬾尋，聞魚舟篷聲，彌觸山陽之感！晚至唐官屯泊。

十日，西南風作，颿翔凡走，未午，已至獨流；九域志所謂獨流口也。河冰甫泮，衆舟爭發，落颿徐葑，至楊柳青遂泊。幾輔志，柳口在靜海縣，今屬天津縣，卽楊柳青；四面多植楊柳，故名。于慎詩：「楊柳青垂驛，蘼蕪綠到船」，狀景極工。今則冰雪滿

地，春意未甦，萬樹寒條，蕭疏入畫，又別一景象矣。地距天津尙三十里。咸豐三年，赭寇盜據金陵，林鳳祥以一旅之衆，轉戰而北，所至瓦解。時天津令爲謝忠愍公子澄，喋血誓衆，折衝於此，雖肝腦塗地，而賊鋒亦挫，九廟罔卣，賴以不驚，論其功當在顏常山、張睢陽上；滄憶往事，愴慕久之！

十一日，河冰礙舟，時止棹避之。晚始至天津，過關泊。地置三衛，自勝國始。國朝雍正三年，改衛爲州。九年，升州爲府。俗猶曰衛者，沿舊稱也。本爲京師屏蔽，自互市約定，臚輪麇集，島夷內伺，輒有扼吭之慮，靖密綏控，益爲重地矣。

十二日，黔，狂飈怒吼，沈雲翳日。舟子至三汊口視冰，尙凝結不可弄。遂至爬子街訪宗人鳳來明經（文藻），約同過紫竹林。往昔田壠，皆成市廛，輶輦馳騖，轂擊塵上。涂遇南來友人，知李小園（箋）附海晏船，尙窳數日始可抵埠。余與小園，通家之好，里居五載，兩兒皆從受業。客夏赴張勤果公（曜）之招，瀕別堅約冬與家累俱北。人事變遷，志願頓左。歲闌得海外聘書，乃申前約，歧路勿勿，企盼殊切也。

十三日，大雪。南行猶窳，舟居不適，遂寓估衣街鄉人劉養之處。雖廁市廛，而深院幽邃，塵囂遠隔，棲遲偃仰，頗慙鄙懷。

十四日，晨起，院落積雪盈寸。乘肩輿入城，過倉門口，訪成漱泉同年（肇馨），其閨人云，客歲赴熱河振災未歸。嗣過張楚寶觀察（士珩）、李贊臣太守（竟成）處，均未晤

。楚寶與吾鄉秦際唐伯虞、顧雲石公、鄧嘉緝熙之、翁長森鐵某皆義契，里門再覲，襟袵冥合。贊臣則二十年前共學涂門之舊侶也。午餐後無俚，爲友人書短紙十二幅，錄撫言所載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，中有云：「詩未有劉長卿一句，已呼阮籍爲老兵矣；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，已罵宋玉爲罪人矣；書字未識偏旁，高談稷契；讀書未知句讀，下視服鄭；此時之大病」。余見時賢犯此者夥，深用自惕，宜日誦之，以當白圭三復。日晡，楚寶來，以鄉人盈坐，謝之。

十五日，啓，大風，寒甚，擁爐而坐，猶慄慄也。友人迫作字，呵筆爲之，落紙復冰，瑟瑟有聲。晚作家書。

十六日，午餐後，養之約同至紫竹林詢海晏消息，不得。晚飲於番菜館，席具刀若叉，而不設箸，玉盞迭薦，腥羶觸鼻，醃漿之屬，臭味尤惡。養之殷勸，粥爲半飽而歸。憶宋書五行志有云：「晉泰始後，中國相尙用胡牀貍盤，及爲羌煮貍炙」。今此風復偊，士大夫尤甚。證今援古，識者有惑矣。是日發家書。

十七日，吳寶齋（家珍）逵其兩從子至。一字習之，獻齋同年子。一字小恒，恒齋子也。恒齋勸學無年，寶子頌頌，遂已成立。詎以所業，是能嗣箕裘者。晚過其寓，知獻齋明日可至。時方棲盛餽戎幕。寶齋則自青社至，公車暫遯，遲之同發也。回憶同治間角藝名場，三吳二蔣之名，頗在人口。今三吳雖弱其一，而伯叔競爽，龍躍平輿；余則

屈穀堅瓠，一身落拓，鴿原之戚，引憾終古矣！

十八日，大風。贊臣晨來，余尙臥未起，留刺而去。晚聞獻齋至，急走訪之。別逾八稔，風標如故，而雙鬢亦微斑矣。雜語身世，互相憫藉。余擇交夙慎，臭味之合，悉能共休戚、同襟期，而獻齋關注尤切。時直海防上功，五兄職盛軍精臺有年，誼得列名，獻齋援流貤例白於主爵，以余名上，出牘草見視，余慙竊非分，屬仍歸之五兄，獻齋有難色，蓋文牘已具也。

十九日，黔。獻齋來，留共午飯。聞海晏船抵埠，小園率其仲子竝至，遣力往訝，久之不至。復自過紫竹林視之，則船阻大沽口橫沙，尙外泊也。冒雪而返，衣履爲濡。二十日，啓。贊臣招飲，車笠重逢，清修如舊，握手道故，情款彌洽。同坐吳彬士同年（瞻我）、楊霽堂明府（善慶），皆夙識也。日晡歸，小園已在寓，具述風濤之險，無異談虎色變。晚約過酒樓，清尊慰勞，歡酬無算。扶路而歸，各已酩酊。

二十一日，晨起爲友人書執扇數握，楹帖數聯。縑素堆積，尙盈几案，意殊苦之。午餐後，楚寶復來，爲語臺海風土及政治得失頗詳。其兄瑾卿觀察（士瑜）在彼中久，故知之最審也。

二十二日，小園晨出，乘暇作家書。晚送小園登舟，東勞西燕，執別黯然！

二十三日，晨，走別獻齋，聞新裕船明日展輪，將埒之以行也。余以海外瘴癘，其

俗又淫佚，携豫甥往，意涉狐疑。獻齋亦不謂可。適雄縣王戒之明府（金銘）過此，五兄舊識也。獻齋允爲之地。余歸整裝，至紫竹林旅舍，而獻齋踵至，云戒之已諾，心甚感之。携豫甥往拜。晚復遣郭僕送之往。甥自髫髻失怙恃，依余廿載，未嘗跬步離。瀕別，甥淚盈睫，余溫詞慰之，並勸以持己應物之要，而意緒愴然，亦不覺潛焉出涕矣。甥性非愚頓，而不嗜學，延師課讀，輒舍業而嬉。年既踰冠，蕩檢彌甚，嚴戒之不爲止。携之出游，冀其稍諳世故，悔心或萌，非真欲其自營溫飽也。漏二下，登輪船，擇官艙息焉。招商局輪船之制：督行船者曰大副，曰二副，皆夷人；司船事者曰買辦，中國人，而查艙則必與夷人俱。船居處判四等：最上者曰大餐間，臥格外多一榻，沐櫥鏡具，致爲修潔，食皆番菜，夷人謂食爲大餐，故艙蒙其名；次曰官艙，又次曰房艙，制不甚別，官艙外陳設較備，簾榻紅茵，頗適偃仰；又次曰統艙，居最下，良賤雜廁，枕藉相接，盤飧亦極劣矣。乘船者先輸資，或於局，或於船，給以寸楮爲券，謂之買票。大餐間價最高，津沽往返，需銀七十兩。官艙，自津至滬，銀十四兩。房艙十二兩。統艙視房艙十分而減其一。俟開行後就艙收票，驗其符否，謂之查艙。買辦舞智，往往收資而不予票，查艙時匿客幽隱，其資卽飽私橐；客或不欲，稍稍分潤之；奸黠如鼠，莫可窮也。

二十四日，辰刻，展輪徐行，出大沽口，候潮至始前，以外有橫沙故。咸豐八年，

英、法、俄、彌四國窺伺天津時，兵艦淺阻於外，當事乃遣武弁駕小舟導之使入，復任其以小輪船採水游奕，虛實既得，英法之衆遂乘間肆毒，斂我礮臺，挾兵要撫，致有城下之盟。委天險弗乘，且爲之俚，竭勃海之流，甯足爲諸賢前此恥哉！前車旣折，來軫方適，流連形勝，爲之三歎。

二十五日，微風，夜雪。午過烟臺，山皆積素，有三五夷樓，峙於山顛。附輪船者登降皆汎小艇，俯仰驚濤中，如落葉之隨飄風，殊可危也。停輪踰時，復行。

二十六日，啓。汎黑水洋，舟雖搖盪，然可起立，憑闌頹鏡，水作黯碧色，蓋大海極深處。舟人云，見濁水，則距滬不遠矣。

二十七日，晨起，拓船牕，水色果異，不踰時，見夷樓綿互，舟檣如林，已屆吳淞口矣。北眺寶山，爲道光間陳忠愍公化成殉節之所。東海長城，壞於庸督，怒濤鳴咽，猶有餘哀！已刻抵埠，寓長春棧。遣郭僕至鴻慶里鄧丈旣雨（啓賢）處訊季垂縱跡，則已於二十二日携家室東渡矣。季垂官黔有聲，邵中丞奏調至臺，余曾寓書有偕行之約，乃遲余十餘日不至，中丞遣書促之，遂先行。午餐後，往晤鐵仙丈（名啓昌，季老弟，工畫，馳譽甚廣），知東渡僅一輪舶，月中往還者再，守候之期，不能以旬計也。入城訪薛飴樹（葆楹），知憲闈疾亟，景卿觀察卽至。觀察，飴樹之姊婿也。余本圖謁觀察吳門，今婿一往復矣。夕，旣雨丈枉過。